

570

春秋戰國異辭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任銜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吳

夫差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

嚳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  
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  
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  
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  
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  
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  
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

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

史吳世家

越絕書

紀策

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

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吳

王曰寡人晝卧夢見井溢與李爭彗越將掃我軍其

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子胥曰王其

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

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

昔者武王伐紂彗星出而興周太公曰臣聞以彗鬪

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

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

地志就李一名馮李城在浙江嘉興

府城西南地產嘉李因名又云吳王曾醉西施於此號醉里

越絕書

記地

句踐與吳戰于浙江之上石買為將者

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為怨家與為仇貪而好

利細人也無長策王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

石買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士動搖士

衆恐懼人不自聊子胥見之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  
晝陳詐兵越師潰墜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  
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子胥喜曰越軍敗矣胥聞之  
狐之將殺嗜唇吸齒今越句踐敗矣君王安意越易  
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于會稽  
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用種蠡計行成于吳句踐將  
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鷄鳴墟其入辭曰亡臣  
句踐故將士衆入為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



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曰越未戰而服  
天以賜吳其逆天乎吳王不聽遂許之浙江

越絕書

請糴

越大夫種謀曰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

種觀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于戰守其  
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  
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而遠士數  
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  
後患君王盍求卜焉越王曰卜之道何若種曰君王

卑身重禮以請糴于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于是乃  
卑身重禮以請于吳吳將與之申胥進諫曰不可夫  
王與越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  
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  
弗取而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  
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為德不若止且越王有  
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間  
也胥聞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

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曰句踐既服為臣為我駕舍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是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于人乎吳王曰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

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為人臣僕今越王為吾蒲  
伏約辭服為臣下其執禮甚過吾君不知省也而故  
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  
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胥聞之拂勝則社稷  
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  
為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  
出數年鹿豕遊于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  
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

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僂主以成名弗忍  
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嚭何惑  
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人臣也辯其君何必翩翩  
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以求威諸  
侯以成富今我以忠辯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嚭毋乃  
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  
向寡人之欲乎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  
君王動大事臣竭力以佐謀也因遜遜之舍使人微

告申胥于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踈類  
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言也胥無父子之親君臣之  
施矣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殆  
不然乎哉子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太宰嚭對曰臣  
聞父子之親張尹別居贈臣妾牛馬其志加親若不  
與一錢其志斯踈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  
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  
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越粟申胥遜之舍歎

曰於乎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說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以為不信胥願廓目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

越絕書

紀策

子胥直言見踈范蠡聞之以為知數不

用知懼不去豈謂智歟胥聞嘆曰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為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于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蠡見其

夫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寃猶止死焉吾前獲功後遇戮  
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

吳越春秋 吳王坐于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  
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  
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  
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  
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  
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



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子胥諫吳王王怒暮歸舉衣出宮宮中羣臣皆曰天無霖雨宮中無泥露相君舉衣行高何為子胥曰吾以越諫王王心迷不聽吾言宮中生草棘霧露沾我衣羣臣

聞之莫不悲傷

吳越春秋

夫差七年

魯哀六年

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

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

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弗聽遂北伐

齊

左氏此年無伐齊事

敗齊師于艾陵

左傳載夫差十二年

至繒召魯哀公

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

留略地于齊魯之南

史吳世家又伍子胥傳

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

史吳世家

史記 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

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比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  
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  
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  
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  
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  
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  
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

按此與呂覽小異

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

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

滅吳也

史吳世家

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

十一年

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

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王乃引兵歸

史吳世家

繹史 按春秋經傳齊景公卒悼公立四年弒簡公

立艾陵之戰在簡公元年吳王勝齊還殺子胥史叙

艾陵在景公死後而殺子胥在弒悼公前失考甚矣

淮南子 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

吳越春秋 夫差十一年北伐齊齊謝吳師曰齊孤

立寡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以吳為疆輔今未往告

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

哀齊之不濫也吳師乃還

吳越春秋 吳王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

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  
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亡身之甚  
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治癘疥  
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  
楚趙之界為疾之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  
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今年老耳目  
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

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  
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  
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  
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德辛  
為九醜又與白虎並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  
后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  
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  
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

太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與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于王前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于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于艾陵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于齊曰吳王聞齊有没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革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



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不至  
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  
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  
為子西結強仇于楚前王譬若農夫之艾殺四方蓬  
蒿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  
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  
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  
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

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  
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所  
患不憂此孤僮之謀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  
大憂王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負不忍稱疾辟易  
乃見王之為擒員誠前死掛吾目于門以觀吳國之  
喪吳王不聽

越絕書

請糴

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入

申胥請為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

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惑吾君王君王之不肖也而聽衆壘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矣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為子卜于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子勉事後矣吳王之情在子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也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涕不對吳王曰子為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

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  
離坐共謀慙然類欲害我君王申胥進諫類忠然中  
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  
親之乎彼聖也將更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  
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為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  
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  
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于  
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胥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

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伐齊也  
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為也吳王復召申胥謀者三  
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句踐罷吳之年  
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  
概自量而食適饑不費衣服純素不衲不玄帶劔以  
布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行慶賞不刑戮  
是人不死必為國害越在我猶心腹之有積聚不發  
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願釋齊以越為憂吳王不聽

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為不忠賜劔殺申胥鬣  
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闞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且  
却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不朝王孫駱  
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為  
重乎王孫駱曰君王氣高胥之殺不與羣臣謀之臣  
是以恐王曰我非聽詔而殺胥胥乃謀圖寡人王孫  
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

言之士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先王臣矣  
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駘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  
胥矣王近駘如故

呂覽

知化

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

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  
不能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隣境壤交通屬習俗同  
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  
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與吳也譬若心腹之疾

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

也不若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懼

虎而刺猶雖勝之其患未央患患虎太宰嚭曰不可君

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

勝之徒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

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夫差以為然不聽子

胥之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

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



高蹶而出於廷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夫差興師  
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夫差十年反而誅子胥子胥  
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  
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  
視越人之入我也

史記伍子胥傳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

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  
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于吳王吳王信之伍子

胥諫曰夫越心腹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

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

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於茲邑此商之所以

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

不聽使子胥于齊通戰期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

諫王王不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

屬其子於齊鮑牧

改氏為王孫氏

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

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

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恣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詔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

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  
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詬為亂矣王乃  
反誅我我今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  
死爭之于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  
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  
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  
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

事與左哀

十年較詳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  
誅伍子胥遂伐齊

越絕書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  
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  
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  
言不死聖人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

說苑

正諫

夫差十一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用

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

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于吳  
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心腹之疾今信  
其遊辭偽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  
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  
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  
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  
俱亡無為也乃屬其子于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  
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其怨

望猜賊為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  
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  
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強諫沮毀用事惟幸吳之敗以  
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恣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  
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  
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  
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快  
快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

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  
嚭為亂王顧反誅我我今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  
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  
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  
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著  
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  
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  
乃為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



吳越春秋 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  
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  
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為寡人有功吾  
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于寡人吾將復  
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夫何如羣臣賀曰大王  
躬行至德虚心養士羣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  
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  
子胥據地垂淚曰於乎哀哉遭此嘿嘿忠臣掩口讒

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含  
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  
生荆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專權  
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  
計無沮吾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之  
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閼龍逢紂  
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于桀紂大王勉之臣請  
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于鄭楚之界越

渡江淮自致于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仇報  
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既  
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  
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鏹之劍十三年子胥受  
劍徒跣裳下堂中立仰天呼怨曰吾始為汝父忠  
臣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  
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為墟庭生蔓草  
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

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于我我徒有功于吳今  
乃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為  
寡人使齊託汝子于齊鮑氏有外我之心急令自裁  
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嘆曰我死後世  
必以我為忠上配夏殷亦得與龍逢比干為友遂伏  
劍以死吳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鸕夷之器鸕夷投之  
于江中言曰胥汝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斲其頭置高  
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光燒汝骨

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子胥因隨流揚

波依潮來往

一作成濤激  
岸隨潮來往

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

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

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駱

曰臣恐耳吳王曰子以我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

氣高子胥位下王之誅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

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

君人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

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  
中心悵然悔殺子胥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  
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為二子胥也于是不誅

越絕書

德序

子胥賜劍將自殺嘆曰嗟乎衆曲矯直

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為  
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于此  
吾先得榮後僂者非智哀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  
移也已矣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

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 吳王將  
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  
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  
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  
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以為妖言使人捐子胥于  
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  
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後世稱之子  
胥蓋水僊也

論衡 夫差殺子胥煮之于鑊盛以囊投之于江子

胥恚恨臨水為濤溺殺人

吳地記云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焉與羣臣于江

設祭置壇國人因為立廟

夫差帥詣羣臣出國門祠子胥于江濱諸臣並在夫差  
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為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  
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今相國遠沒江海自亡以來濛  
濛惑惑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

羣僚莫不悲傷

吳越春秋



新書 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既得成稱善累聽  
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  
不調置社槁而分裂容臺振而掩敗犬羣嗥而入淵  
彘銜菹而失奧燕雀剖而蚘虵生食蘊菹而蛭口浴  
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乃籠而自投  
水目抉而掛東門身鷓夷而浮江

吳王夫差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  
池池中造青龍舟日與西施為水嬉又有別館在句容

楸梧成林民歌曰梧宮秋吳王愁述異記

地志蘇州府靈巖山吳王館娃宮故地上有西施洞浣

花池採香徑及琴臺諸勝楞伽山一名上方山其

北有吳王郊臺胥山在太湖口吳王殺子胥于此

靈巖有響屨廊吳王建廊虛其下令西施步屨繞

之則有聲

地志蘇州府姑蘇臺在姑蘇山上一名胥臺闔閭築五

年乃成石城在常熟吳地志云越獻西施于吳王

王擇虞山北麓以石甃城為治遊之所

地志

松江府

五茸城華亭谷東吳夫差獵所

吳地記

夫差小女字幼玉見父無道輕士重色其

國必危遂願與書生韓重為偶不果結怨而死夫差

思痛之金棺銅槨葬閭門外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

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當奈何志欲從君讒言

孔多悲怨成疾歿身黃坡

搜神記 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童子韓

重年十九有道術女說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  
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  
葬閭門之外三年重歸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於墓  
前玉寘從墓出見重流涕曰昔爾行之後二親從  
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乃左顧  
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將奈  
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  
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

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  
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流涕要重還冢與之飲讌晉  
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若至  
吾家致敬大王重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  
既死而重造訛言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  
重重走至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  
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韓重  
求玉大王不許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詣冢弔唁感

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勿推治  
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夫差北伐齊掘為深溝通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濟是為

吳溝

吳越春秋

地志 山東即墨縣海濱有勞山相傳吳王夫差登

此得靈寶度人經

漢逢萌浮海隱此

吳越春秋

合越絕書

吳王將伐齊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

臺忽晝假寐于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

恬一作惆然悵焉乃召太宰詒告曰寡人晝卧有夢覺而

恬恬一作惆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有憂哉夢入章明宮見

兩鑪蒸而不炊一作炊而不蒸兩黑犬嗥以南兩鑪

鑪一作鑠殖吾宮牆流水湯湯越吾空堂後房鼓震篔簹

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之太宰詒曰美

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

聲聞功朗明也兩鑪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

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

錏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流水湯湯越宮堂  
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  
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  
王大悅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而其心不已召王孫  
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為予陳之王孫駱曰臣智能鄙  
淺不能占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子公孫  
聖公孫一作王孫為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  
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移記往請公孫



聖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  
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謂聖曰子何性  
之鄙也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  
嘆曰悲乎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  
天不可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大君曰子以道自  
達于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  
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  
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

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  
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為  
占之言其吉凶公孫聖伏地而起曰臣不言身名全  
言之必死于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嘆曰悲  
哉臣聞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為禍臣  
好直言不顧于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  
僂惶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鏗蒸而不炊  
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大王

身死魂魄惑也兩錕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  
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  
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  
器用但為俑僅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  
伐于齊則可銷也使太宰嚭王孫駱冠幘肉袒徒跣  
稽首謝于句踐國可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索然大  
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  
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蒼天知吾之冤

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今吾家無葬我提我至深山  
中後世為聲響於是吳王乃使人提之秦餘杭之山  
豺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數至飛揚汝灰骨肉  
糜爛汝何能為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  
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  
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司馬從句踐之師以伐齊

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

史吳世家

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

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氏我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

平

史吳世家

吳越春秋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

怨恨吳王復伐齊闕

闕與掘同

為闕溝於商魯之間北屬

靳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上恐羣臣復諫

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

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

以諷諫激于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

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

友曰適遊後園聞秋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

樹飲清露隨風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  
起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  
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蹶蹙微進欲啄  
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  
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志在黃雀不知空埒其旁  
闇忽埒於深井臣故裕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  
天下之愚莫過于斯但貪前利不覩后患太子曰天  
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

抱德無欲于隣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  
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悲境內之士盡府庫之  
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  
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  
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于斯也吳王不聽太  
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  
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于始熊夷始當通  
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餘皇



吳敗齊師于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  
 邊侯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  
 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  
 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  
 各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  
 火於造閭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閭閭  
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  
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白髦素甲素羽之矰望之若荼王親秉鉞戴旗以陣

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

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帶甲三萬

六千雞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

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

出反距堅壘乃令童褐請軍國語作董曰兩軍邊國語

作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而造樊邑之軍壘

敢請辭故國語辭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

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不可以告無姬姓

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攸負於晉  
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不  
肯長弟徒以爭彊孤進不敢去君不命長為諸侯笑孤  
之事君決在今其不得事君命命當在今日矣敢煩  
使者往來孤躬親聽命于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  
躡左足與褐決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于晉定公前  
既以通命乃造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  
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

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兩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  
之以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  
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于周吳為先老可長  
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于是吳王愧晉之  
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晉侯次  
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  
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濟三江而欲伐之吳  
又恐齊宋之為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

承供貢僻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劔

挺鉞與楚昭王相逐于中原天舍其忠

國語忠作衷

楚師

敗績今齊不監于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劔徑至艾陵天福于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于歲遂緣江沂淮開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而歸告于天子執事周王答曰父伯命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予一人則

兼受多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玉帛以增號謚

以上

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

吳王還歸自黃池息民散

兵

越絕書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

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鬪戰夫差乃違子胥之教行有

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卧姑胥之臺覺寤而起

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嚭而占之曰向者晝卧

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鑪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

以南嗥以北見兩鐮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  
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  
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  
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  
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鑿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  
餘也見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  
兩鐮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  
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

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說而  
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  
對曰臣智賤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  
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為人幼而好學長  
而熹遊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  
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  
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卧覺  
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



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  
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  
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女子  
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  
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  
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  
地而書既成篇即與妻把臂而訣涕泣如雨上車不  
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弟子公孫

聖也寡人晝卧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  
鑿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鑿倚吾  
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  
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  
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  
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  
好為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  
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僮惶

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鑿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  
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  
也見兩鐸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  
也見水流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  
索生樹桐者桐不為器用但為備當與人俱葬後房  
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母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  
嚳王孫駱惶怖解冠憤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  
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

中斷之為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  
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為聲響吳  
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  
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為聲哉太宰嚭前載拜曰  
逆言以滅讒諛以亡國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  
諾王孫駱為左校司馬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從騎  
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  
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

尅吳兵三月不去浮尸者不可勝數

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

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

史吳世家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

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

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于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

子不以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危而易行也與吾因子而

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

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也今更以是出我以譚夫  
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  
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  
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  
於世乃絕頸而死

新序  
卷七

吳越春秋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于檣

李吳師大敗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  
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

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  
甬東之地與君為二君可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  
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  
之願也行人請成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為無  
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  
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二十三年十  
二月越王復伐吳吳困不能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  
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于秦

餘杭山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走猖狂腹餒口饑顧

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

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悲哉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

走僮惶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吳

王取子胥尸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

行有頃得生瓜已熟掇而食之謂左右曰冬而生瓜

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

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



旁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嘆曰子胥所謂且  
食者也且字疑悞至秦餘杭山謂太宰嚭曰吾嘗殺公孫  
聖于斯山吾畏天下之慚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  
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敢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  
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聲吳王止秦餘杭山太宰  
嚭上山呼公孫聖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  
面如死灰曰寡人豈可返乎須臾越進兵三圍吳范  
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

而射種蠱之軍辭曰吾聞狡兔已死良犬就烹敵國  
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書矢  
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  
受是天所反句踐既得返國上天之功敬而受之不  
敢忘也且吳有大過五以至于亡王知之乎忠臣伍  
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正言身死無功  
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輕而讒妄語恣口聽而用  
之大過三也齊晉無反逆行無僭侈而吳伐之辱君

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  
句踐無罪恒使其芻莖秣馬比于奴虜大過五也越  
王謹上剗青天敢不如命吳王曰今日聞命矣大夫  
種謂越君曰仲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  
殃越王散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如大夫種曰君  
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  
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  
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

厚耻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  
必使吾師衆加刃于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句踐謂種  
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  
于人主願王急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  
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于天不負于人今  
君抱五過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  
息四顧而望曰諾乃引劔而伏死越王謂太宰嚭曰  
子為臣不忠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吳王臨伏劔

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

前君地下不忍覩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

于生死必連縶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

三幅以為掩生不昭我明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

王乃葬吳王以禮于秦餘杭上卑猶吳地記餘杭山別山卑猶今陽

山越王使軍士人一隰一作累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

猶之旁合越絕書

二十三年魯哀二十二年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于

甬東

地志甬東今浙江寧波府翁洲山

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

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史吳世家

說苑

正諫

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于

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于此令

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

蒙絮覆面而自剄

越絕書

請糴

太宰嚭曰圖越惟以我拜為事王無憂

王曰寡人屬子拜請早暮無時太宰嚭曰臣聞駟馬  
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  
之斷之居三年越興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  
之曰請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  
圖之廟廊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  
許吳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宰嚭遂亡吳  
王率其有祿與賢良者逃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  
夫差殺太宰嚭越王使范蠡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

主王曰刑之蠹曰臣不敢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而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吳王旬日乃自殺也越王葬之于卑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絕書 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之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



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間燕可以休息大王亟殮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邪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之知乎殺忠

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為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  
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  
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  
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  
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莖秣馬比於奴虜此  
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  
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  
光之劔仗屈盧之弓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

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敬天報  
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  
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  
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  
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  
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耻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  
遂伏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  
斷絕吳之世 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山越王使干

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 三臺者太宰嚭逢同  
妻子死所在也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  
以為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

說苑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  
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子  
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  
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  
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吳越春秋 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

修文御覽引今本無墨子曰西施之沈其美也按

諸書不載西施所終翟去滅吳未遠此言當必有據

新序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

對曰吳君老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老則不

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

亡何待

雜錄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于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  
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  
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也黃雀延頸欲啄螳  
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  
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說苑  
正諫

楚人伐吳吳使沮衛躒融犒於楚師楚將軍曰縛之將

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楚人曰  
今楚將以女釁鼓其何吉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  
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  
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  
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  
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使鼓  
不鳴楚人因不殺

韓子說林下

吳地記 唐陸廣微撰

泰伯在位四十九年無子弟仲雍立

周繇王在位三十七年子熊遂立

周繇王不知何人  
豈即仲雍耶

熊遂在位四十九年子早軫立

早軫在位五十九年子叙吾立

叙吾在位三十八年兄處立

處在位三十九年侄璧羽立

璧羽在位三十六年子齊玄立



齊玄在位五十年子柯盧立

柯盧在位二十七年弟柯轉立

柯轉在位二十四年子嬌立

嬌在位二十四年姪鴟立

鴟在位三十年子界嗣立

界嗣在位三十五年子知濟立

知濟在位二十七年子諸樊立  
知濟豈即壽夢耶

諸樊缺

餘濟在位十七年弟餘昧立

餘昧在位二十一年子僚立

子僚在位十三年堂弟子光立

二十年子夫差立

二十三年為越所滅

以上計二十五王治國總六百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五月... 六百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六月

二十五年... 六月

二十五年... 六月

二十五年... 六月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七